

黑暗之城

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翻譯—林立偉、朱一心
統籌—中華書局編輯部
主編—黃培烽、陳嫻嫻

Greg Girard (格雷格·吉拉德)
Ian Lambot (林保賢)

作品

中華書局
圓桌精英

黑暗之城

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Greg Girard (格雷格·吉拉德)

Ian Lambot (林保賢)

—— 作品

中華書局
圓桌精英

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黑暗之城

責任編輯：黎耀強 賴菊英

助理編輯：陳映同

印務：劉漢舉

著者：Greg Girard (格雷格·吉拉德) Ian Lambot (林保賢)

翻譯：林立偉 朱一心

統籌：中華書局編輯部

主編：黃培烽 陳嫻嫻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圓桌精英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 283 號聯威商業中心 4A
電話：(852) 2511 1048 傳真：(852) 2811 1240
電子郵件：roundtablebook@gmail.com
網址：www.roundtable.com.hk/rnb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14 字樓

版次 2015 年 7 月初版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 201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及 Roundtable Enterprise Limited

規格 特 16 開 (249 mm × 226 mm)
ISBN：978-988-8340-89-7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 by Ian Lambot and Greg Girar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Watermark Publications (UK) Limited.

© 2014 Watermark Publications (UK)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主編序

黃培烽、陳嫻嫻

我們對九龍城寨的故事耳熟能詳，但在它清拆二十多年後，我們仍然聽到大量難以判斷真偽的傳聞。這部攝影集兼訪問集，就是關於九龍城寨的傳說和真相。

本書作者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及林保賢（Ian Lambot）是專業攝影師和建築師。他們曾在香港工作，在 1987 至 1992 年（即清拆計劃公佈至最後一名居民遷出）期間幾乎每個月走進城寨，與居民進行訪談及拍照——林保賢主要拍攝建築景觀，格雷格·吉拉德則主要負責人物特寫。二人在 1993 年出版的 *City of Darkness* 初版，數度再版後斷市多年，及至 2014 年推出增訂本 *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至於日文版《九龍城探訪》亦多次再版，可見城寨的魔力。

本書保留原著超過三百張照片、長篇論文及人物訪問，並重新編排，以便讀者理解關於城寨的歷史、居民生活及意義。

還原真實的城寨

城寨每每被視為罪惡之城——儘管這種壞印象並非完全缺乏根據，但反映我們對城寨的認識過分片面。本書上半部就還原它的真實面貌。

林保賢首先在〈虛妄與真實〉一文中爬梳歷史檔案，對照印象及事實，指出城寨「罪惡淵藪」的日子甚短，罪案率亦不比城外高，難以稱得上是「罪惡之城」。對居民來說，城寨只是一處平民地，鏡頭下的無牌牙醫、食品工場和山寨廠東主、木匠、理髮師、士多老闆和通宵趕製潮州糕餅的工人等，跟一般小市民沒有兩樣。格雷格·吉拉德的照片避免獵奇，力求以平實的方式記錄城寨居民的真實面貌。在訪問中，他們分享了各自到城寨生活的理由，不一定如意，但總算在城寨找到了較為安穩的生活。英國《獨立報》記者彼得·波帕姆（Peter Popham）在〈九龍城寨——本來面目〉中亦注意到城寨最弔詭之處：它的「三不管」地位諷刺地為居民提供生存空間。

那麼，城寨何以變成「三不管」地帶？多次到訪城寨的茱莉亞·威爾金森（Julia Wilkinson）在〈九龍巡檢司的要塞〉一文中整理了城寨的早期歷史，指出它從一開始就是中英政府的角力場。它的特殊地位在於為居民提供生存空間的同時，亦成就了一個異於常態的建築空間。建築師詹姆斯·塞韋爾（James Saywell）則以〈迷你城市的建築〉為題，描述了城寨內的高層樓宇如何在戰後拔地而起，以及如何在近乎沒有

監管下發展出獨特的建築結構。本書收錄的歷史照片，就見證了城寨如何從一座四周被城牆包圍着的中式城池，最終演變成陽光難以到達地面的「黑暗之城」的過程。

在清拆前，城寨內幾乎所有的大廈都緊貼在一起，發展商在樓宇間開發通道，居民則自行畫上路標。不過對外人來說，城寨始終是一座巨型立體迷宮。林保賢的照片帶領我們穿梭於縱橫交錯的窄巷和梯間，用照相機捕捉其昏暗、潮濕及破落。他亦深入城寨內部的老人中心，內裏的光明及寧靜，與外面昏暗的街巷形成強烈對比。到達天台後，則豁然開朗，小朋友們在玩耍，頭上頂着藍天，以及即將降落在啟德機場的珍寶客機。

重新認識城寨傳奇

城寨是屬於香港的都市傳說。本書上半部集中描述城寨的真相，下半部則探討城寨這傳奇何以歷久不衰。

社會學家呂大樂在〈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中指出，大部分香港人其實從未踏足其中，誇張失實的傳說反而鞏固它的傳奇。書中亦收錄了美國記者凱西·布雷斯林（Cathie Breslin）在1963年的一篇雜誌報道，描述她

到城寨尋訪鴉片煙館的見聞。另一方面，喬恩·雷斯尼克（Jon Resnick）則以豐富的資料佐證，在〈流行文化與城寨〉一文中解釋城寨存在時，流行文化如何描述這座孤島，在它消失後如何繼續激發創意，延續它那擠迫、混亂及骯髒的印象。沒錯，城寨的確存在罪惡，但受訪者不約而同表示，大家平日都相安無事，甚少遇到麻煩。事實是，「三不管」只是傳說，本書收錄的歷史檔案及訪問（警察、郵差、街坊福利會副會長及機電工程師等）都證明港府絕非對此地放任不管，警察定期巡邏，部分單位有合法的水電供應，甚至有郵差穿梭於這座迷宮內。當然，攝影師也拍攝了吸毒過程，但整體來說，從相片中看到的城寨，生活都十分安靜、十分平凡。

港府在1987年宣佈清拆計劃。旅居香港的菲奧諾拉·麥克休（Fionnuala McHugh）以〈清拆九龍城寨〉回顧港英政府多次企圖清拆城寨，都受阻於居民的反抗及中方的反對而未竟全功，但這次中英已達成秘密協定。城寨的清拆意味着數萬名居民失去了這個獨特的生存空間，居民和商舖老闆在訪問中都深表無奈，談論得最多的是，賠償可以用多久、離開後如何謀生呢？城寨在1994年被夷平，林保賢和格雷格·吉拉德的照片成為這座迷你城市的最珍貴的記錄。

格雷格·吉拉德其中一張照片尤其感人，女孩將臉貼在已被移往城外的床褥上，依依不捨。對她來說，歷史問題太遙遠，這裏並非罪惡之城，也並不傳奇，只是家園而已。

我們無法再進入城寨了，但大家依然樂此不疲地談論着它，作家也斯的〈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則認為回憶城寨並非為了懷舊，而是為了思考我們身處其中的空間。透過一張張城寨的舊照片、一篇篇居民訪問，本書重新檢視城寨——也就是香港——的曲折歷史，並思考這個時代的種種。沒錯，這正是城寨清拆二十年後，格雷格·吉拉德和林保賢這部作品依然具吸引力的原因。

鳴謝

最後要感謝協助本書出版的朋友們。首先感謝兩位譯者林立偉先生及朱一心小姐花了不少功夫，其中林先生謹慎地考證史料，大大減輕了編輯時的壓力。感謝也斯太太樂意讓我們轉載也斯先生的文章，高添強先生和吳文正先生慷慨提供照片，豐富了本書的歷史厚度，亦一併致謝。最後，當然是Ian及Greg兩位，他們並不滿足於傳說，以照片保留了香港一段未必光彩但值得珍而重之的歷史。

目錄

| | |
|-----|--------------------------------------|
| ii | 主編序 |
| 7 | 虛妄與真實——林保賢 (Ian Lambot) |
| 30 | 黃如明 (Wong Yu Ming) 牙醫 |
| 34 | 鄭冠耀 (Cheng Koon Yiu) 牙醫 |
| 36 | 錢茂林 (Tsin Mu Lam) 西醫 |
| 44 | 陳沛然 (Chan Pui Yin) 中醫 |
| 48 | 劉陽賢 (Lau Yeung Yin) 輕紗工廠東主 |
| 52 | 余慶雲 (Yu Hing Wan) 布廠老闆 |
| 54 | 杜古邦 (To Gui Bon) 廁所泵大王 |
| 69 | 九龍城寨——本來面目——彼得·波帕姆 (Peter Popham) |
| 90 | 何智錦 (Ho Chi Kam) 髮型師 |
| 96 | 李培元 (Lee Pui Yuen) 士多老闆 |
| 100 | 林俊逸 (Lam Tseng Yat) 雜貨舖老闆 |
| 104 | 鄭山 (Cheng San) 木尺廠老闆 |
| 110 | 林良寶 (Lam Leung Po) 雲吞工場老闆 |
| 114 | 許東財 (Hui Tung Choy) 家庭麵廠老闆 |
| 118 | 陳偉瑞 (Chan Wai Chui) 麵條及雲吞皮師傅 |
| 122 | 李玉珍 (Lee Yu Chun) 潮豐糖果廠第二代經營者 |
| 128 | 嚴國源 (Yim Kwok Yuen) 燒臘工場老闆 |
| 134 | 吳錦妹 (Ng Kam Mui) 松發冰室第二代老闆 |
| 151 | 九龍巡檢司的要塞——茱莉亞·威爾金森 (Julia Wilkinson) |
| 170 | 羅儉光 (Law Kim Kwong) 潮州糕餅師傅 |
| 172 | 周秀儀 (Jetly Chau Sau Yee) 潮州餅店第二代東主 |
| 176 | 王海明 (Wong Hoi Ming) 城寨拳師/中醫 |
| 180 | 許光 (Hui Kwong) 潮州音樂社成員 |
| 186 | 鍾太 (Mrs. Chung Lo Ying) 家庭主婦 |
| 190 | 羅婉儀 (Law Yu Yi) 與媳婦 婆媳 |

| | |
|-----|-------------------------------------|
| 192 | 邱立昌 (Yau Lap Cheong) 退休士多老闆 |
| 209 | 迷你城市的建築——詹姆斯·塞韋爾 (James Saywell) |
| 234 | 莫仲玉 (Mok Chung Yuk) 機電工程師 |
| 244 | 供水到城寨 |
| 251 | 朱耀山 (Chu Yiu Shan) 城寨地產經紀 |
| 256 | 林寶鎮 (Lam Po Chun) 天台郵差 |
| 271 | 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呂大樂 |
| 285 | 世上最邪惡之城——凱西·布雷斯林 (Cathie Breslin) |
| 292 | 藍帽子警察 |
| 300 | 黃衛宗 (Wong Wai Chung) 吸毒更生者 |
| 306 | 潘靈卓 (Jackie Pullinger) 城寨傳教士 |
| 310 | 劉知三 (Rev. Isaac Liu) 牧師 |
| 316 | 郭柳馨 (Kwok Lau Hing) 退休清潔工人 |
| 320 | 王國清 (Simon Wong) 救世軍主任 |
| 326 | 陳協平 (Chan Hip Ping) 街坊福利會副會長 |
| 330 | 林樹全 (Lam Shu Chuen) 街坊福利會資深委員 |
| 334 | 陳昆亮 (Chan Kwan Leung) 天台信鴿人 |
| 351 | 流行文化與城寨——喬恩·雷斯尼克 (Jon Resnick) |
| 387 | 清拆九龍城寨——菲奧諾拉·麥克休 (Fionnuala McHugh) |
| 425 | 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也斯 |
| 432 | 城寨三劍俠——《黑暗之城》的班底 |
| 438 | 九龍城寨大事年表 |
| 443 | 作者簡歷 |
| 444 | 地圖索引 |

為什麼幾乎「上流」社會的所有人
都視城寨為烏煙瘴氣和危險的地方？

——林保賢 (Ian Lambert)









清記十

金裝
良友

Good
Companion

虛妄與真實

林保賢
Ian Lambot

當我初次向我的香港本地朋友（全受過西式教育）提起，我曾在九龍城寨內逗留過一段時間拍攝照片，他們聽了後全都目瞪口呆，問我知不知道自己會有被打、遭搶劫或者遇上更危險的遭遇。他們半開玩笑地喊道：「我們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你。」不用說，他們從來沒有到過城寨，頂多偶爾到附近九龍城區的泰國餐廳吃飯，他們很少親眼目睹城寨——有的話也只是遠觀。然而，他們從小就被灌輸城寨那令人生畏的名聲，所以對於這個地方耳聞所得的可怕故事，他們大都信以為真。

其實，這些和事實相去甚遠。當然，在八十年代初格雷格（Greg Girard）與我第一次到訪城寨時，明顯感到居民的猜疑心很重。我們都遇過怒目而視和匆匆關門的情況，也許因為我們（作為說英語的外國人）被視為好管閒事之人，或是由某個政府部門派來窺探。但是，在清拆城寨的消息公佈後，情況大有改善。雖然大部分居民對於我們如此有興趣知道城寨居民的生活，都覺得大惑不解，但在大多數時候就算不是很高興，至少也會容忍，願意讓我們在他們的工作地點或家裏拍照。其實，除了惡劣的巷道情況外，城寨與香港其他低下階層所住的區域看來差別不大。而製作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書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城寨可說是香港的縮影，裏面住的都是竭力謀生的普通人。

但是，最初促成城寨令人生畏的可怕故事，到底從何而來？為什麼幾乎「上流」（polite）社會的所有人都視城寨為烏煙瘴氣和危險的地方，而從來不會到訪，連提也很少提呢？這些過去到處流傳，直至今日仍然很盛行的無稽之談和都市傳說，當中是否有真實成分？為了找尋答案，我們需要站遠一點，回到城寨成為城市實體的源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二戰後說起

一如某些資料所指出，至少在三十年代初之前，城寨一直無人管理、自生自滅——寮屋居民入城居住，或佔據原有的建築物，或自行搭建簡陋房舍；本地農民則利用這個方便的地方圈養禽畜，主要是雞和豬。不過，城寨遠離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市中心，所以眼不見為淨。九龍城寨是九龍城的延伸區域，九龍城位於九龍灣頂端，是個年湮代遠的華人聚落點，有幾百年歷史，但香港政府卻選擇在這裏實行寥寥無幾的法規。

從九龍城對開地區延伸至九龍灣的大規模填海工程，是這個地區命運的首個重大變化，並令港府愈來愈注意此地——這項填海工程在 1923 年開始，而這塊填海地後來就成為啟德機場。儘管受到中國政府的反對，但港府在 1935 年已把城寨居民遷走，隨之而來的是將這個舊城池改為「供人弔古尋幽的遊覽勝地」的計劃。可是，局勢急劇變化，戰火已經點燃，幾年後香港就被日軍侵佔。

1945 年戰爭結束後，香港的處境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日佔時期動搖了香港政府的自信心，並令這個殖民地陷入非常惡劣的境況。中國局勢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英國勢力在全東南亞正大受威脅，並且明顯消退。十年前令香港政府可以任意管理這個殖民地的確定因素，已不復存在，由現在開始，當局必須如履薄冰，審慎而行。

在這些新形勢下，香港現在必須恢復元氣，並擘畫通向這種不明朗未來的新道路。同時，這些挑戰十分巨大。香港的房屋存量在戰時大減，戰時逃難的人陸續返回香港，政府就窮於應付。香港人口在 1945 年 7 月減少至五十萬，但到了 1946 年底，人口已回升至戰前水平，達到近一百萬。由於現成房屋短缺，加上其後逃避中國內戰的第一波難民潮湧到香港，臨時寮屋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接下來的兩年間，人口再次倍增，在 1940 年代末升至二百多萬，在五十年代則再有一百萬人湧至。

城寨是受許多人歡迎的目的地，這毫不奇怪，因為它的建築物雖然破舊，但有現存的房

屋供應，又鄰近九龍城的華人社區，地點便利。九龍城因為接近啟德機場，在戰時大受蹂躪，部分原因是日軍急速擴建機場，另一原因是後來受到盟軍轟炸。不過，到了1946年，九龍城已迅速重建，其中心就是城寨以南由一些新街道構成的網絡，這個地區至今仍是九龍城的中心區域。

然而，供應遠遠不足以應付需求，所以在任何能蓋屋的空地，都可見臨時建築急速湧現。在香港政府眼中，這種大量出現的所謂「寮屋區」是非法的，不過，由於數目空前的難民湧入（這種情況持續至七十年代），清拆寮屋區只會令情況更糟。因此政府決定，最好還是留着它們，在隨後幾年後再實行嚴格規定加以管理。

中英對城寨管轄權的爭議

然而，城寨的情況卻非如此。由於某些事後已無從稽考的原因，港府認為應將城寨範圍（雖然城牆已蕩然無存）內的寮屋區發展扼殺於萌芽狀態，遂於1948年1月進行清拆當地違法搭建的木屋行動，並驅逐居民。或許他們預見無法控制的發展會造成的問題——不過，那時無人料到城寨後來竟變得如此巨大。讓城寨按照其他寮屋區遵循的相同規定來發展，以免凸顯它的特殊地位，這樣不是更好嗎？政府是否早在那時已擔心這是難以做到的？答案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但這場清拆行動以失敗告終，其後果影響了其後四十年城寨成長的每一方面。

香港政府面臨的問題，源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根據這條約租借給英國）中一項現已過時的條文，該條文訂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不到一年，所有這些中國官員都被驅逐，英國在1899年發出樞密院令宣佈：「九龍城為……女皇陛下香港殖民地不可或分割的一部分，情況與其原來即為該殖民地之一部分無異。」

說得冠冕堂皇，不過這是英國單方面的行為，中國方面不接受這道樞密院令，仍然宣稱他們擁有城寨的管轄權。如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殖民地部文件（CO 537/4807）記載，英國人在 1948 年「已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以求解決這個棘手問題，但彼此不可能達成協議。有人提議把事件交由國際法庭裁決，不過，司法官員認為香港的案例取決於能否以軍事安全為理由，證明中國不可以重返城寨，這樣的話就須進行盤問，在此情況下，我們沒有把握證明我方的說法能成立。

「因此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再努力爭取達成折衷的解決方法，〔或者〕擱置此事。有鑒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存在下去，還是未定之天，而共產黨政府會否履行這種折衷協議，也很有疑問，所以我們採取了後一個選擇。」簡言之，此後港府在城寨內的公權力，就算並非完全不存在，也肯定非常小。

警務處處長在 1953 年 3 月撰寫的報告（CO 1030/394）中說，情況「非常令人不滿意」，接着解釋港府的狀況如何令人憂慮。「無論行使司法管轄權是出於什麼內部理由……似乎任何公開主張擁有主權的做法，比如將發生在當地的罪行交由香港法庭審理，都會招致中國共產黨利益集團質疑，就算他們不訴諸國際法庭，至少可能引起大量宣傳，甚至中央人民政府或許會要求在『城寨』建立自己的法庭，或者接手處理在那裏發生的案件。」

這顯然是英國人不能接受的，但並不表示城寨就完全放任自流。警務處處長在這份報告清楚指出，除了少數短暫時期，警察一直如常繼續在城寨巡邏——縱使拘捕了犯人也無可奈何。「我們現時的做法是，雖然會巡邏這個地區，並在有可能時逮捕在那裏犯案之人，但不會送交法庭審理，而是以充公毒品等行政方式處置，並且在適當時將犯罪者遞解出境。」事實上，大多數被捕者在牢房裏過一兩晚後就會獲釋。只有干犯極嚴重罪行的人才會遞解出境，而且因為中國政府不會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許多人最後又潛回香港。

警務處處長在報告中繼續說：「雖然在許多方面來說，這並非令人滿意的做法，但我們向閣下建議，只要所干犯罪行之類型，仍如警務處處長於備忘錄中描述者，則我方應繼續